四庫全書

史部

舊五代史卷九十二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十八

列傳七

姚顗字伯真京兆萬年人曾祖希齊湖州司功參軍祖宏慶蘇州刺史父荆國子祭酒顗少悫敦厚靡事容貌任其自然流輩未之重唯兵部侍郎司空圖深器之以

女妻焉顗性仁恕多為僕妾所欺心雖察之而不能面
折終身無喜怒不知錢百之為陌黍百之為銖凡家人
市貨百物入增其倍出減其半不詢其由無擔石之儲
心不隕穫唐末隨計入洛出遊嵩山有白衣大夫拜于
路側請為童僕顗辭不納乃曰鬼神享于德君子孚于
信余則鬼也將以托賢者之德通化工之信幸無辭焉
昔余掌事陰府承命攝人之魂氣名氏同而其人非且
富有壽算復而歸之則筋骸已敗由是獲譴使不得為

陽生公中夏之相輔也今為謁中天之祠若以某姓名
救之神必許諾顗因為虔禱而還白衣迎於山下曰余
免其苦矣拜謝而退顗次年擢進士第梁貞明中歷校
書郎登封令右補闕禮部員外郎召入翰林累遷至中
書舍人唐莊宗平梁以例貶復州司馬歲餘聳復授左
散騎常侍歷兵吏部侍郎尚書左丞唐末帝即位講求
輔相乃書朝中清望官十餘人姓名置于瓶中清夜焚
香而挾之既而得盧文紀與顗遂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制前一日嵩山白衣來謁謂顗曰公明日為相其言無差冥数固先定矣高祖登極罷相為刑部尚書俄遷戶部尚書天福五年冬卒年七十五贈左僕射子惟和嗣

顗疎于財而御家無術既死歛葬之資不備家人俟賻物及鬻第方能舉喪而去士大夫愛其廉而鄙其拙

呂琦字輝山幽州安次人也祖壽瀛州景城主簿父兖滄州節度判官累至檢校右庶子劉守光攻陷滄州琦父兖被擒族之琦時年十五為吏追攝將就戮焉有趙

王者幽薊之義士也久遊于兖之門下見琦臨危乃紿謂監者曰此子某之同氣也幸無濫焉監者信之即引之俱去行一舍琦困于徒步以足病告王負之而行逾數百里因變姓名乞食于路乃免其禍年弱冠以家門遇禍邀無所依乃勵志勤學多遊于汾晉唐天祐中莊宗方開霸府翹佇賢士墨制授琦代州軍事判官秩滿歸太原監軍使張承業重琦器量禮遇尤厚天成初拜琦殿中侍御史還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會河

陽帑吏竊財事發詔軍巡院鞫之時軍巡使尹訓恃勢納賂枉直相反俄有訴冤于闕下者詔琦按之既驗其姦乃上言請治尹訓沮而不行琦連奏不已訓知其不免自殺于家其獄遂明蒙活者甚衆自是朝廷多琦之公直高祖建義于太原唐末帝幸懷州趙德鈞駐軍于團柏谷末帝以琦嘗在德鈞幕下因令賚都統使官告以賜之且犒其軍馬及觀軍于北陲館于忻州會晉祖降下晉安寨遣使告于近郡琦適遇其使即斬之以聞

尋率羣兵千人間道而歸高祖入洛亦弗之責止改授秘書監而已天福中預修唐書權掌選部皆有能名馬累遷禮部刑部户部兵部侍郎階至金紫光禄大夫爵至開國子琦美風儀有器概雖以剛直聞于時而内實仁恕初高祖謀求輔相時宰臣李崧力薦琦于高祖云可大用高祖數召琦于便殿言及當世事甚奇之方將倚以為相忽遇疾而逝人皆惜之

梁文矩字德儀鄆州人父景秘書少監梁福王友璋好

接賓客文矩少遊其門初試太子校書轉秘書郎友璋
領鄆州奏為項城令及移鎮徐方辟為從事友璋卒改
兗州觀察判官時莊宗遣明宗襲據鄆州文矩以父母
在鄆一旦隅越不知存亡為子之情戀望如灼遂間路
歸鄆尋謁莊宗莊宗喜之授天平軍節度掌書記在明
宗幕下明宗歷汴恒二鎮皆隨府遷職天成初授右諫
議大夫知宣武軍軍州事歷御史中丞吏部侍郎禮部
尚書西都副留守判京兆府事繼改兵部尚書文矩以

嘗事霸府每懷公輔之望時高祖自外鎮入覲嘗薦于
明宗曰梁文矩早事陛下甚有勤勞未升相輔外論慊
之明宗曰久忘此人吾之過也尋有旨降命會丁外憂
而止清泰初拜太常卿高祖即位授吏部尚書改太子
少師文矩喜清静之教聚道書數千卷企慕赤松留侯
之事而服食尤盡其善後因風痺上章請退以太子太
保致仕居洛陽久之天福八年以疾卒時年五十九贈
太子太傅

史圭常山人也其先與王武俊來于塞外因家石邑高祖曾歷鎮陽牙校父鈞假安平九門令圭好學工詩長于吏道唐光化中歷阜城饒陽尉攺房子寧晉元氏樂壽博陸五邑令為寧晉日擅給驛廪以貸飢民民甚感之及為樂壽令里人為之立碑同光中任圜為真定尹擢為本府司錄不應命郭崇韜領其地辟為從事及明宗代崇韜以舊職縻之明宗即位入為文昌正郎安重誨薦為河南少尹判府事尋命為樞密院直學士時圭

以受知于重誨重誨奏令圭與同列閤至俱升殿侍立以備顧問明宗可之尋自左諫議大夫拜尚書右丞有入相之望圭敏于吏事重誨本不知書為事剛愎每于明宗前可否重務圭恬然終日不能剖正其事長興中重誨既誅圭出為貝州刺史未幾罷職退歸常山由是閉門杜絕人事雖親戚故人造者不見其面每遊別墅則乘婦人氈車以自蔽匿人莫知其心高祖登極徵為刑部侍郎判鹽鐵副使皆宰臣馮道之奏請也始圭在

明宗時為右丞權判銓事道在中書嘗以堂判銜銓司所注官圭怒力爭之道亦微有不足之色至是生首為道所舉方愧其度量遠不及也旋改吏部侍郎分知銓事而圭素保廉守節大著公平之譽圭前為河南少尹日有嵩山術士遺圭石藥如斗謂圭曰服之可以延壽然不可中輟輟則疾作矣圭後服之神爽力健深寶惜焉清泰末圭在常山遇秘瓊之亂時貯于衣笥為賊所刼不可復得天福中疾生胷臆之間常如火灼圭知不

濟求歸鄉里詔許之及涉河竟為藥氣所蒸卒于路歸
葬石邑時年六十八
裴皡字司東系出中眷裴氏世居河東為望族皡容止
端秀性卞急剛直而無隱少而好學苦心文藝雖遭亂
離手不釋卷唐光化三年擢進士第釋褐授校書郎歴
諫職梁初當路推其文學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唐莊
宗時擢為禮部侍郎後以語觸當事改太子賓客旋授
兵部尚書以老致仕天福初起為工部尚書復告老以

右僕射致仕皡累知貢舉稱得士宰相馬裔孫桑維翰皆其所取進士也後裔孫知貢舉引新進士謁皡皡喜為詩曰詞場最重是持衡天遣愚夫受盛名三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當時榮之維翰嘗私見皡皡不為迎送人問之皡曰我見桑公于中書庶寮也今我見于私第門生也聞者以為允卒年八十五贈太子太保

吳承範字表微魏州人也父瓊右金吾衛將軍累贈太

子少保承範少好學善屬文唐閔帝之鎮鄴都也聞其才名署為賔職承範懇求隨計閔帝許之長興三年春擢進士第及閔帝即位授左拾遺清泰二年以本官充史館修撰與同職張昭遠等共修明宗實錄轉右補闕依前充職高祖革命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制誥天福三年改樞密院直學士未幾自祠部郎中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正拜中書舍人賜金紫少帝嗣位遷禮部侍郎知貢舉尋遘疾而卒年四十二贈工部侍郎承範温

厚寡言善希人旨桑維翰李崧尤重之嘗薦于高祖云可大用承範知之持重自養雖遇盛夏而猶服襦袴加之以純綿蓋慮有寒濕之患也然竟不獲其志其命也夫

盧導字熈化其先范陽人也祖伯卿唐殿中侍御史父如晦國子監丞贈戶部侍郎導少而儒雅美詞翰善談論唐天祐初登進士第釋褐除校書郎由均州鄭鄉縣令入為監察御史三遷職方員外郎充史館修撰改河

南縣令禮部郎中賜紫轉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以病免閑居于漢上久之天成中以本官徵還拜右諫議大夫長興末為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明年春潞王自鳳翔擁大軍赴闕唐閔帝奔于衛州宰相馮道李愚集百官于天宮寺將出迎潞王時軍衆離潰人情奔駭百官移時未有至者導與舍人張昭遠先至馮道請導草勸進牋導曰潞王入朝郊迎可也若勸進之事安可造次且潞王與主上皆太后之子或廢或立當從教令安

得不禀策毋后率爾而行馮道曰凡事務要實勸進其可已乎導曰今主上蒙塵在外遽以大位勸人若潞王守道以忠義見責未審何詞以對不如率羣臣詣宫門取太后進止即去就善矣道未及對會京城廵檢安從進報曰潞王至矣安得百寮無班即紛然而去是日潞王未至馮道等止于上陽門外又令導草勸進牋導執之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信罪人矣導之守正也如是天福中由禮部侍郎遷尚書右丞判吏部尚

書銓事秩滿拜吏部侍郎六年秋卒于東京時年七十

六

鄭韜光字龍府洛京清河人也曾祖絪為唐宰相祖祗德國子祭酒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祗德兵部尚書贈太傅父顥河南尹贈太師其先世居滎陽自隋唐三百餘年公卿輔相蟬聯一門韜光唐宣宗之外孫萬壽公主之所出也生三日賜一子出身銀章朱紱及長美容止神爽氣澈不妄喜怒秉執名節爲甲族所稱自京兆府參軍歷秘書郎集

賢校理太常博士虞部比部員外郎司門戶部郎中河南京兆少尹太常少卿諫議大夫給事中梁貞明中懇求休退上表漏名責授寧州司馬莊宗平梁遷工禮刑部侍郎天成長興中歷尚書左右丞國初以戶部尚書致仕自襁褓迨至懸車凡事十一君越七十載所仕無官謗無私過三持使節不辱君命士無賢不肖皆恭已接納晚年背傴時人咸曰鄭傴不迂平生交友之中無怨隙親戚之間無愛憎恬和自如性尚平簡及致政歸

洛甚愜終焉之志天福五年秋寢疾而卒年八十贈右
僕射
王權字秀山太原人積世衣冠曾祖起官至左僕射山
南西道節度使册贈太尉諡曰文懿唐史有傳祖龜浙
東觀察使父蕘右司員外郎權舉進士解褐授秘書監
校書郎集賢校理歷左拾遺右補闕梁祖革命御史司
憲崔沂表為侍御史遷兼職方員外郎知雜事歲餘召
入翰林為學士左院加戶部郎中知制誥歷左諫議大

夫給事中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俄拜御史中丞唐莊宗平梁以例出為隨州司馬會赦量移許州月餘入為右庶子遷戶兵吏三侍郎尚書左丞禮部尚書判銓清泰中權知貢舉改戶部尚書華資美級罕不由之高祖登極轉兵部尚書天福中命權使于契丹權以前世累為將相未嘗有奉使而稱陪臣者謂人曰我雖不才年已耄矣豈有遠使于契丹乎違詔得罪亦所甘心由是停任先是宰相馮道使于契丹纔回權亦自鳳翔册禮

使回故責詞畧曰若以道路迢逞即鸞閣之臺臣亦往若以筋骸衰減即鳳翔之册使纔回既黷憲章須從殿黜云其實權不欲臣事契丹故堅辭之非避事以違命也踰歲授太子少傅致仕六年秋以疾卒年七十八贈左僕射

韓惲字子重太原晉陽人曽祖俊唐龍武大將軍祖士則石州司馬父逵代州刺史惲世仕太原昆仲為軍職唯惲親狎儒士好為歌詩聚書數千卷乾寧中後唐莊

宗納其妹為妃初為嫡室故莊宗深禮其家而惲以文學署交城文水令入為太原少尹莊宗平定趙魏為魏州支使莊宗即位授左散騎常侍從駕至洛陽轉尚書户部侍郎天成初改秘書監俄而馮道為丞相與惲有同幕之舊以惲性謹厚尤左右之尋遷禮部尚書丁内憂服闋授户部尚書明宗晏駕馮道為山陵使引惲為副使清泰初以充奉之勞授檢校尚書右僕射絳州刺史踰年入為太子賓客高祖登極以惲先朝懿戚深加

禮遇除授貝州刺史時范延光有跋扈之狀暉懼其見
逼遲留不敢赴任高祖不悅復授太子賓客尋改兵部
尚書天福七年夏車駕在鄴暉病脚疾卒于龍興寺時
年六十餘
李懌京兆人也祖褒唐黔南觀察使父昭户部尚書懌
幼而能文進士擢第解褐為校書郎集賢校理清河尉
入梁歷監察御史右補闕殿中侍御史起居舍人禮部
員外郎知制誥換都官郎中賜緋召入翰林爲學士正

拜舍人賜金紫仍舊内職莊宗平汴洛責授懷州司馬遇赦量移孟州入為衛尉少卿天成初復拜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在職轉户部侍郎右丞充承旨時常侍張文寶知貢舉中書奏落進士數人仍請詔翰林學士院作一詩一賦下工部為舉人格樣學士竇夢徵張礪輩撰格詩格賦各一送中書宰相未以為允夢徵等請懌為之懌笑而答曰李懌識字有數頃歲因人偶得及第敢與後生髦俊為之標格假令今卻稱進士就春官求

試落第必矣格賦格詩不敢應詔君子多其識大體天福中自工部尚書轉太常卿歷禮部刑部二尚書以多病留司于洛下不交人事開運末遇契丹入洛家事罄空尋以疾卒年七十餘

舊五代史卷九十二

舊五代史卷九十二攷證

晉列傳七姚顗傳惟兵部侍郎司空圖深器之　案歐陽史作中條山處士司空圖一見奇之据新唐書卓行傳司空圖為戸部侍郎以疾歸昭宗在華台為兵部侍郎辭不赴是圖非處士也

呂琦傳琦年十五　案厚德録作琦年十四

有趙王者　趙王厚德録作李王

尋率郡兵千人間道而歸　案通鑑作帥州兵趣鎮州

史圭傳卒于路　案歐陽史作卒于常山

盧導傳祖伯卿　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卿太原少尹伯初之子也疑原本衍伯字

父如晦　如晦新唐書世系表作如晦

郊迎可也　郊迎通鑑作班迎

是日潞王未至馮道等止于上陽門外又令導草勸進牋　案歐陽史作潞王止于上陽門外道又促導草牋與是書異通鑑作潞王未至三相息于上陽門外

與是書同

鄭韜光傳父顥　案新唐書世系表顥字養正疑顥字是頤字之訛

王權傳先是宰相馮道使于契丹繞回權亦自鳳翔册禮使回　案通鑑攷異引周世宗實録馮道傳云契丹遣使加徽號于晉祖晉亦獻徽號于契丹始命兵部尚書王權銜其命權辭以老病晉祖謂馮道曰此行非卿不可道無難色据此傳馮道自契丹使回始

命王權奉使道亦未嘗再使契丹也與周實録異

舊五代史卷九十二攷證

欽定四庫全書

舊五代史卷九十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十九

列傳八

盧質字子徵河南人也曾祖偲唐太原府祁縣尉累贈右僕射祖衍唐刑部侍郎太子賓客累贈太保父望唐尚書司勲郎中累贈太子少傅質幼聰慧善屬文年十

六陜帥王重盈奏授芮城令能以色養又為同州澄城令從私便也秩滿改秘書郎丁母憂歸河南故里天祐三年北遊太原時李襲吉在武皇幕府以女妻之武皇憐其才承制授檢校兵部郎中充河東節度掌書記賜緋魚袋武皇厭代其弟克寧握兵柄有嗣襲之望贊與張承業等密謀同立莊宗為嗣有翊贊之功及莊宗四征贊皆從行十六年轉節度判官檢校禮部尚書十九年莊宗將即帝位命為大禮使累加至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右僕射二十年授行臺禮部尚書莊宗既登極欲相之質性踈逸不喜居高位固辭獲免尋以本官兼太原尹充北京留守事未赴任改户部尚書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承旨同光元年冬從平大梁權判租庸事踰月隨駕都洛旋授詔權知汴州軍府事時孔謙握利權志在聚歛累移文于汴配民放絲質堅論之事雖不行時論賞之俄又改金紫光禄大夫兵部尚書知制誥翰林學士承旨仍賜論思匡佐功臣會覆試進士質以后從

諫則聖為賦題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為韻舊例賦韻四平四側質所出韻乃五平三側由是大為識者所誚天成元年制授特進檢校司空同州節度使時宰相馮道以詩餞別其警句云視草北來唐學士擁旄西去漢將軍儒者榮之明年改賜耀忠匡定保節功臣就加檢校司徒三年入拜兵部尚書判太僕卿事四年進封開國公長興二年授檢校太保河陽節度使未幾移鎮滄州入為右僕射及秦王得罪奉詔權知河南府事應順

初遷檢校太傅正拜河南尹後改太子少師清泰末復為右僕射高祖登極質以微恙分司洛宅少帝嗣位拜太子太保天福七年秋卒于洛陽年七十六累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五代會要漢乾祐元年九月其子尚書兵部員外郎盧瓚上章請謚下太尚議謚曰文忠子十一人惟第六子瓚仕至省郎餘歷州縣焉

李專美字翊商京兆萬年人也曾祖隨光祿卿祖正範尚書庫部郎中專美少篤學文以父樞唐昭宗時常應進士舉為覆試所落不許再入專美心愧之由是不遊

文塲偽梁貞明中河南尹張全義以專美名族之後奏為陸渾尉秩滿改舞陽令專美性廉謹大著政聲後唐天成中安邑榷鹽使李肅辟為推官時唐末帝鎮河中見其敦雅心重之末帝一日曾召肅讌於衙署專美亦預坐末帝謂肅曰某夜來夢主上召去與宋王同剃却頭何也坐客都無對者專美屏人謂曰將來必為嗣主由是愈重焉末帝留守長安奏為從事及移鎮鳳翔遷為記室末帝即位除尚書庫部郎中賜金紫充樞密院

直學士初末帝起自鳳翔大許諸軍厚賞洎至洛陽閲內庫金帛不過二三萬尋又配率京城戶民雖行捶楚亦所獲無幾末帝憂之會專美宿于禁中末帝召而讓之曰卿士人子弟常言有才術今致我至此不能度運以濟時事留才術何施也專美惶恐待罪良久奏曰臣才力駑劣屬當興運陛下猥垂録任無以裨益聖朝然府藏空竭軍賞不給非臣之罪也臣思明宗棄代之際是時府庫濫賞已竭繼以鄂王臨朝紀綱大壞縱有無

限之財賦不能滿驕軍谿壑之心所以陛下孤立岐陽
而得天下臣以為國之存亡不專在行賞須刑政立于
上恥格行于下賞當功罰當罪則近于理道也若陛下
不改覆車之轍以賞無賴之軍徒困蒸民存亡未可知
也今宜取見在財賦以給之不必踐前言而希苟悅未
帝然之及其行賞雖不愜于軍士然洛陽戶民獲免鞭
笞之若由專美之敎揚也尋轉給事中明年遷兵部侍
郎端明殿學士未幾改檢校尚書右僕射守秘書監充

宣徽北院使高祖入洛以例除名三年復授衛尉少卿繼遷鴻臚大理卿開運中以病卒時年六十二專美之遠祖本出姑臧大房與清河小房崔氏北祖第二房盧氏昭國鄭氏為四望族皆不以才行相尚不以軒冕為貴雖布衣徒步視公卿蔑如也男女婚嫁不雜他往欲聘其族厚贈金帛始許焉唐太宗曾降詔以戒其弊風終莫能改其間有未達者必曰姓崔盧李鄭了餘復何求耶其遠者則邈在天表負若千里人罕造其門浮游

自大皆此類也唯專美未嘗以氏族形于口吻見寒素士大夫恒恂恂如也人以此多之專美職岐下曾夢具裳簡立嵩山之頂及為端明殿學士學士李崧同列而班在其上因以所夢告崧且言某非德非勲安可久居此位處吾子之首乎因懇求他官尋移宣徽使崧深德之及高祖臨朝崧為樞密使與桑維翰同列維翰與專美亦有舊乃協力以奏之遂復朝序位至九卿專美曽使閩中遇風水漂至兩浙踰歲無恙而還至是終善人

以為神道福謙之所至也

盧詹字楚良京兆長安人也唐天祐中為河中從事莊宗即位擢為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天成中拜禮部侍郎知貢舉歷御史中丞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工部尚書詹性剛直議論不避權貴執政者常惡之天福初拜禮部尚書分司洛下與右僕射盧質散騎常侍盧重俱在西都數相過從三人俱嗜酒好遊山水塔廟林亭花竹之地無不同往酣飲為樂人無間然洛中朝士目

為三盧會常委順性命不營財利開運初卒于洛陽詹家無長物喪具不給少帝聞之賜布帛百段粟麥百斛方能襄其葬事贈太子少保

崔棁字子文博陵安平人累世冠冕曾祖元受舉進士直史館祖銖安濮二州刺史父涿刑部郎中棁少好學梁貞明三年舉進士甲科為開封尹王瓚從事棁性至孝父涿有疾謂親友曰死生有命無醫為也棁侍之衣不解帶有賓至必拜泣告于門外請方便勸其進藥涿

終莫之從及丁憂哀毁過制明宗朝授監察御史不應
命踰年詔再下乃就列焉累遷都官郎中翰林學士天
福初以戶部侍郎為學士承旨嘗草制為宰相桑維翰
所改梲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
據爭維翰不能詰命權知二年貢舉時有進士孔英者
素有醜行為當時所惡梲受命往見維翰維翰語素簡
謂梲曰孔英來矣梲不諭其意以謂維翰以孔英為言
乃考英及第物議大以為非遂罷學士拜尚書左丞遷

大常卿後以風痺改太子賓客分司西京卒年六十八梲平生所著文章碑誄制詔甚多人有借本傳寫者則曰有前賢有來者奚用此為凡受託而作者必親札致之即焚其藁懼泄人之假手也梲笑不至哂怒不至詈接新進後生未甞無誨焉羣居公會端坐寡言甞云非止致人愛憎且或干人祖禰之諱指命僕役亦用禮節盛暑祁寒不使冒犯甞自話於知友云某少時夢二人前引行路一人計地里曰一舍矣可以止一人曰此君

當更進三十有八里復行如所言二人皆止之俄而驚覺枕常識是夢以為定命之限故六十七請退明年果終焉兄榆有隱德好釋氏閑居滑州嘗欲訪人于白馬津比及臨岸歎曰波勢洶湧如此安可濟乎乃止後徵拜左拾遺辭疾不赴

薛融汾州平遥人性純和以儒學為業初從雲州帥李存璋為幕職唐莊宗平河南歷鄆徐二鎮從事明宗初授華州節度判官長興四年入為右補闕直弘文館歲

餘攺河東觀察判官會高祖鎮太原遂居于幕府清泰末高祖將舉義延賓席而歷問之次及融對曰融本儒生秖曾讀三五卷書至于軍旅之事進退存亡之機未之學也座中聳然及登極遷尚書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天福二年自左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自以文學非優不敢拜命復為諫議時詔修西京大内融以鄴下用兵國用不足上䟽復罷之通鑑薛融諫曰今宫室雖經焚毁猶侈于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于漢文之露臺況魏城未下公私困窘誠非陛下修宫館之日俟海内平寧修之未晚

優詔嘉許俄轉御史中丞秩滿改尚書右丞分司西都
天福六年以疾卒年六十餘
曹國珍字彥輔幽州固安人也曾祖謌祖蟾父絢代襲
儒素國珍少值燕薊亂離因落髮被緇客于河西延州
高萬興兄弟皆好文辭為從事國珍常以文章自許求
貢禮闈且掌書奏期年入為左拾遺累遷至尚書郎每
與人交傾財無悋性頗剛僻經藝史學非其所長好自
矜衒多上章疏文字差誤數數有之爲縉紳所誚高祖

在藩時嘗通私謁以兄事之及即位國珍自比于嚴陵上表叙舊由是自吏部郎中拜左諫議大夫給事中歐陽史張彥澤傳國珍與御史中丞王易簡率三院御史詣閤門連疏論張彥澤不報　又求為御史中丞時宰政不復為請國珍銜之李崧之母薨遣諸弟護喪歸葬深州崧既起復乃出北郊路隅設奠公卿大夫皆送喪而出國珍固爭不行衆咸推其讜直高祖晏駕朝廷以宰臣馮道為山陵使及靈輴既發國珍上疏言馮道既為山陵使不得復入都城請除外佐以桑維

翰入輔李崧請罷相位俾持喪制少帝覽奏以所言侵越出為陜州行軍司馬至任悒怏遘疾而卒

張仁愿字善政開封陳留人也祖㝡唐右武衛大將軍父存敬梁河中節度觀察留後累贈中書令梁書有傳仁愿梁貞明初以勳臣之子起家為衛尉寺主簿改著作佐郎左贊善大夫賜緋魚袋唐同光初遷大理正天成元年自將作少監轉大理少卿長興中歷昭武歸德兩鎮節度判官四年復入為大理少卿清泰中除殿中

監天福五年拜大理卿八年轉光祿卿仁愿性溫雅明法書累居詳刑之地議讞疑獄號為稱職凡仁顥梁朝仕至諸衛將軍中年以風恙廢于家凡十餘年仁愿事之出告反面如嚴父焉士大夫推為孝友仁顥善理家勤而且約婦女衣不曳地什物多歷年所如新市焉仁愿開運元年再為大理卿時隰州刺史王澈犯贓朝廷以澈功臣之後欲宥之仁愿累執奏不移竟遣伏法議者賞之開運二年以疾卒年五十一贈秘書監

趙熙字績臣唐宰相齊國公光逢之猶子也起家授秘書省校書郎唐天成中累遷至起居郎數上章言事以稱旨尋除南省正郎天福中承詔與張昭遠等修唐史竟集其功開元中自兵部郎中授右諫議大夫賞筆削之功也及契丹入汴遣使於晉州率配豪民錢幣以實行橐始授命之日條制甚嚴熙出於衣冠之族性素輕急既畏契丹峻法乃窮力搜索人甚苦之及晉之三軍殺副使駱從郎通鑑契丹以節度使駱從郎知晉州事大將藥可儔殺從郎百姓相

率持仗害熙于館舍識者傷之

李遐究州人也少為儒有節操歷數鎮從事及升朝累遷尚書庫部員外郎高祖即位以皇子重乂保釐洛邑知遐强幹有守除為西京留守判官使之佐理後重其廉勤兼委監西京左藏庫會張從賓作亂使人輦取繒帛以賞羣逆遐曰不奉詔書安敢承命遂為其下所害高祖聞而歎惜賻贈加等仍贈右諫議大夫其母田氏封京兆郡太君仍給遐所食月俸終母餘年其子俁服

閑與官後又遣兖州節度使李從温就其舊業賜牲幣綿帛等物以旌其忠也

尹玉羽京兆長安人唐天復中隨計京師甚有文稱會有苴杖之喪累歲羸疾冬不釋菅屨期不變倚廬制闋隱居杜門無仕宦之意梁貞明中劉鄩辟為保大軍節度判官歷雍汴滑兖從事以下有闕文考宋黎持移石經記石經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石經委棄于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從幕吏尹玉羽之請輦入城中置于北地即唐尚書省之西隅也唐清泰中為光禄少卿退歸秦中以林泉詩酒

自樂自號自然先生宰臣張延郎手書而召高臥不從謂人曰庶孽代宗不可仕也及高祖入雒即受詔而來以所著自然經五卷貢之且告其老即日璽書褒美頒其器幣授少府監致仕月給俸錢及冬春二時服天福中卒有武庫集五十卷行於世

鄭雲叟本名遨雲叟其字也以唐明中廟諱故世傳其字也本南燕人也少好學耿介不屈唐昭宗朝嘗應進士舉不第因欲携妻子隐于林壑其妻非之不肯行雲

叟乃溥游諸郡獲數百緡以贍其家辭訣而去尋入少室山著擬峰詩三十六章以導其趣人多傳之後妻以書達意勸其還家雲叟未嘗一覽悉投於火其絶累如此俄聞西嶽有五粒松淪脂千年能去三尸因居於華陰與李道殷羅隱之友善時人目為三高士道殷有釣魚之術鉤而不餌又能化易金石無所不至雲叟恒目覩其事信而不求雲叟與梁室權臣李振善振欲禄之拒而不諾及振南遷雲叟千里徒步以省之識者高焉

後妻兒繼謝每聞凶訃一哭而止時惟青衿二童子一琴一鶴從其遊處好棋塞之戲遇同侶則以晝繼夜雖寒風大雪臨簷對局手足皴裂亦無倦焉唐天成中召拜左拾遺不起與羅隱之朝夕遊處隱之以藥術取利雲叟以山田自給俱好酒能詩善長嘯有大瓠云可辟寒暑置酒於其中經時味不壞日携就花木水石之間一酌一詠嘗因酒酣聯句鄭曰一壺天上有名物兩箇世間無事人羅曰醉却隱之雲叟外不知何處是天真

高祖即位聞其名遣使賫書致禮徵爲右諫議大夫雲叟稱疾不起上表陳謝高祖覽表嘉之賜近臣傳觀尋賜號逍遥先生以諫議大夫致仕月給俸禄雲叟好酒甞爲詠酒詩千二百言海内好名者書于縑緗以爲贈貺復有越千里之外使畫工潛寫其形容列爲屏障者焉其爲時望所重也如此天福末以壽終時年七十四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

史臣曰自古攀龍鱗附鳳翼坐達于雲衢者豈獨豐沛

之士哉苟懷才抱器適會興王亦可以取貴于一時如盧質而下數君子是也至如國珍之讜直仁愿之友悌趙李二子没於王事皆無忝於士林矣惟王羽之貞退雲叟之肥遯足可以杞奔兢之風激高尚之節也

舊五代史卷九十三

舊五代史卷九十三考證

晉列傳八盧質傳判太僕卿事　案歐陽史作判太常卿事

李專美傳曾祖隨光祿卿　案新唐宰相世系表作隨秘書監

除尚書庫部郎中　案歐陽史作比部郎中

崔梲傳曾祖元受舉進士直史館　案新唐書世系表元受直史館高陵尉

兀楡　楡新唐書世系表作榆

薛融傳年六十餘　案歐陽史作年六十

鄭雲叟傳本南燕人也　案歐陽史作滑州白馬人

尋入少室山　案歐陽史作入少室為道士

舊五代史卷九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五代史卷九十四至九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黄壽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顔崇潙

謄録監生臣張炌

舊五代史卷九十四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二十

列傳九

萇從簡陳州人也世以屠羊為業力敵數人善用槊初事後唐莊宗為小校每遇攻城召人為梯頭從簡多應募焉莊宗為其勇擢領帳前親衛兼步軍都指揮使一

曰莊宗領大軍與梁軍對陣登高丘而坐敵人有執大幟揚其武者莊宗指之謂左右曰猛士也從簡曰臣為大王取之莊宗慮其不捷不許從簡退乃潛領十數騎挺身而入奪幟以歸萬衆鼓譟莊宗壯之錫賚甚厚又嘗中箭而鏃入于骨使醫工出之以叉鑿骨恐其痛也良久未能搖動從簡嗔目謂曰何不沉鑿洎出之左右無不惻然從簡顔色自若其勇壯皆此類也從簡所為多不法莊宗以其戰鬭多捷常屈法赦之賜姓名曰紹

瓊後加竭誠匡國功臣累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景州刺史歷洺州團練使及梁平典蔡州同光四年授許州節度使會莊宗晏駕未及赴鎮而止明宗登極例復本姓歷麟汝汾金四州刺史北夢瑣言云明宗尤惡貪貨面戒汝州刺史萇從簡為其貪暴應順初舉軍代鳳翔從簡亦預其行會軍變乃東還道遇張廷蘊為廷蘊所執送于末帝末帝數之曰人皆歸我爾何背我而去也從簡曰事主不敢二心今日死生唯命末帝釋之清泰二年授潁州團練使高

祖舉義末帝將議親征詔赴闕充副招討使隨駕至孟津除河陽節度使及趙延壽軍敗斷浮橋歸洛留從簡守河陽高祖自北而至從簡察軍情離散遂渡河迎謁高祖天福元年十二月授許州節度使改賜推忠佐運保國功臣二年秋移鎮徐州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進封開國公食邑至一千五百戶受代歸闕授左金吾衛上將軍從簡性忌刻而多疑歷州鎮凡十餘所在竪棘于公署纔通人行左右稍違足而忤即加鞭

詧或至殺害其意不可測吏人皆側行其煩苛暴虐為武臣之最六年秋隨駕幸鄴都遇疾請告歸卒于鄉里年六十五贈太傅

潘環字楚奇洛陽人也父景厚以環貴授左監門上將軍致仕環少以負販為業始事梁邢州節度使閻寳為帳中親校及莊宗定魏博移兵攻邢寳遣環間道馳奏于梁梁末帝用為左堅鋭夾馬都虞侯累遷左雄威指揮使時梁人與莊宗對壘于河上環每預戰先登陷敵

金瘡徧體玉堂閒話云潘環常中流矢于面骨銜其鏃故負重傷醫療至經年其鏃自出其瘡成漏終身不痊莊宗知其名及平梁命典禁軍同光中從明宗北禦契丹鄴軍之亂從明宗入洛天成初授隸州刺史會定州王都反朝廷攻之以環為行營右廂步軍都指揮使賊平改易州刺史北面沿邊都部署後移刺慶州受代歸闕明宗召對顧侍臣曰此人勇敢少能儕者尋除宿州團練使清泰中移耀州天福中預平范延光授齊州防禦使四年升金州為節鎮以環為節度使久之入

為左神武統軍開運初契丹入冦王師北征以環為北面行營步軍左廂排陣使預破契丹于陽城軍迴授澶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傅三年罷鎮歸闕俄受詔洛京巡檢其年冬戎王入汴署劉晞為西京留守環乞罷巡警閑居洛陽遇河陽軍亂晞出奔未幾蕃將高牟翰以兵援晞入于洛慮環有變乃害之盡取其家財通鑑云晞疑潘構其衆逐已使謨翰殺之漢高祖至京贈太尉環歷六部兩鎮所至以聚斂為務在宿州時有牙將因微過見怒環紿言

答之牙將因託一尺當熟于環者獻白金兩錠尺詣環
白牙校餉鐵脚兩枚求免其責環曰鐵本幾脚尺曰三
脚環復曰令兩脚能成鐵乎尺則以三數致之當時號
環爲潘鐵脚
方太字伯宗青州千乘人也少隷本軍爲小校嘗戍登
州劫海客事洩刺史淳于晏匿之遇赦免事定州節度
使楊光遠光遠領兵赴晉陽本州軍亂太與馬萬盧順
密等擒之使太縛送至闕尋從杜重威破張從賓于汜

水以功除趙州刺史從楊光逺平范延光于鄴移刺萊州遷安州防禦使從少幸澶州與契丹戰于于戚城中數創改鳯州防禦使行至中途還河陽留後移邢州留後契丹入汴命遥領洋州節度使充洛京廵檢與前洺州團練使李瓊俱至鄭州其屯駐兵士廹請太在城廵檢以備外盜號為鄭王時有嵩山賊帥張遇領衆萬餘于僧衆得梁朝故嗣密王朱乙遂推為天子取嵩山神冠冕之服以衣之張遇以其衆攻鄭州太與李瓊擊之

賊衆敗走墮中流失而死太乃括率郡中財物以賞軍士因誘之欲同西去其衆不從太乃潛奔于洛陽通鑑云戍兵既失太反譖太于契丹云脅我為亂太遣子師朗自訴于契丹契丹殺之及劉晞南走許州太殺晞牙校李暉入河南府行留守事既而嵩山賊帥張遇殺嗣密王傳首于太懸于洛市又有伊闕賊帥自稱天子領衆萬餘將入洛城集郊壇之上太率兵數百人逆擊破之賊衆遂潰通鑑考異引實錄云太傅劉禧走許田復有穎陽妖巫姓朱號嗣密王誓衆于洛南郊天壇號萬餘人太帥部曲與朝士裴皥張禛懺一舉而逐之洛師遂安河

陽武行德遣使召太詐言欲推之為帥尋為行德所害

何建其先迴鶻人也代居雲朔間祖慶父懷福俱事後

唐武皇為小校建少以謹厚隸于高祖帳下以掌廐為

役及即位累典禁軍九國志云重建初事晉祖為奉德馬軍都指揮使遙領驩

睦二郡天福中自曹州刺史遷延州兵馬留後尋正授

旄鉞九國志云延州節度使丁審琪殘暴貪冒蕃部苦之重建以所部兵攻其城審琪遁去晉祖即以重建權節度兵馬留後下車諭以威福邊民安堵就加彰武軍節度使數年之間歷涇鄧貝

澶孟五鎮節度使九國志云皆以廉儉簡易稱累官至檢校太傅開

運三年移鎮秦州是冬契丹入汴戎王遣人齎詔以賜建建憤然謂將吏曰吾事石氏二主累擁戎旃人臣之榮亦已極矣今日不能率兵赴難豈可受制于契丹乎即遣使齎表與其地送欵于蜀孟昶待之甚厚僞加同平章事依前秦州節度使九國志云時固鎮與鳳州歲未平重建悉經畧討平之餘移閬州保寧軍節度使九國志云昶大舉兵北伐遣張虔釗出大散關以重建爲招討使由隴州路以進師無功而還加僞官至中書令後卒于蜀

張廷藴字德樞開封襄邑人也祖立贈驍衛將軍父及

贈光禄大夫廷藴少勇捷始隷宣武軍為伍長唐天福中奔太原武皇收于帳下為小校及莊宗救上黨戰栢鄉攻薊門下邢魏皆從之後戰于莘縣及胡栁陂継為流矢所中金瘡之痕盈于面首莊宗寵之統御營黄甲軍常在左右累加檢校兵部尚書帳前步軍都虞侯充諸軍濠寨使同光初從明宗收汶陽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充魏博三城廵檢使時皇后劉氏在鄴每縱其下擾人廷藴多斬之聞者壯焉梁平承詔入覲改帳前都指

揮使兼左右羽林都虞侯會潞州李繼儔故將楊立嬰城叛詔遣明宗為招討使元行欽為都部署廷蘊為前鋒軍至上黨日已暝矣憩軍方定廷蘊首率勁兵百餘輩踰溢坎城而上守陴者不能禦尋斬關延諸軍入焉明宗行欽達明而始至其城已下明宗甚慊之軍還改左右羽林都指揮使加檢校司空行申州刺史同光末從皇子魏王繼岌伐蜀授行營中軍都指揮使蜀平明宗嗣位還懷州刺史賜竭忠建策興復功臣加檢校司

徙旋移金州防禦使加檢校太保繼授潁州團練使洺
淮招安使應順中轉隴州防禦使淸泰中進封淸河郡
公高祖即位入為右龍武統軍遷絳州防禦使少帝嗣
位領左軍衛上將軍加特進開運三年冬以老病求歸
于宋城明年卒于家時年六十九廷蘊所識不過數字
而性重文士下汶陽日首獲鄆帥戴思遠判官趙鳳訊
之曰爾狀貌必儒人也勿隱其情鳳具言之尋引薦于
明宗明宗令送赴行臺尋除鳳翰林學士及鳳入相頗

與廷藴相洽數言于近臣安重誨重誨亦以廷藴苦戰
出于諸將之右力保薦之明宗以廷藴取潞之日不能
讓功于己故恒蓄宿忿至使廷藴位竟不至方鎮亦命
矣夫廷藴歷七郡家無餘積年老耋期終于牖下良可
嘉也長子光被歷通事舍人
郭延魯守德興沁州綿上人也父饒後唐武皇時以軍
功嘗為本郡守凡九年有遺愛焉延魯少有勇善用槊
莊宗以舊將之子擢為保衛軍使頻戍塞下捍契丹有

功及即位賜協謀定亂功臣加檢校兵部尚書右神武都指揮都知兵馬使天成中汴州朱守殷叛延魯從車駕東幸至其地坎壘先登守殷平以功授汴州步軍都指揮使加檢校尚書左僕射長興中累加檢校司徒歷天雄軍北京馬步軍都校遥領梧州刺史清泰中遷復州刺史正俸之外未嘗歛貸庶事就理一郡賴焉秩滿百姓上章舉留朝廷嘉之高祖即位遷單州刺史加檢校太保賜輸誠奉義忠烈功臣到任踰月以疾卒于理

所時年四十七詔贈太傅
郭金海本突厥之族少侍昭義節度使李嗣昭常征從伐金海好酒所為不法自潞州過山東入邢洺界為叔盜嗣昭雖知之然惜其拳勇每優容之天祐中累職至昭義親騎指揮使同光二年遷本道馬軍都指揮使天成初入為捧聖指揮使長興三年改護聖都虞候天福二年從王師討范延光于魏州以功轉本軍都指揮使領黄州刺史高祖幸鄴宣金海領部兵檢校東京其年

十一月安從進謀犯闕金海為襄州道行營先鋒都指揮使與李建崇等同于唐州湖陽遇從進軍萬餘人金海以一旅之衆突擊大敗之策勲授檢校太保商州刺史俄移慶州秩滿歸闕途中遇疾而卒年六十一

洛陽縉紳舊聞記從進于金海相遇于花山金海蕃將善用槍時罕與敵拳勇過人喜戰闘欲立奇功兩陣相去數里從進素管騎兵金海久在麾下從進亦待之素厚乃躍馬引數百騎乗高去金海陣數百步厲聲呼郭金海金海獨躍馬出于陣數十步免冑側身高聲自稱曰金海從進又前行數十步勞之曰金海安否我素待你厚畧不知恩今日敢來共我相殺金海應聲答曰官家好看大王負大王甚事大王今日反金海舊事大王乞與大王

一箭地大王回去若不去喫取金海槍言訖援槍鞭馬疾趨其陣從進懼躍馬而進師遂相接大為金海焦繼勲押陣奏到晉祖大喜賞賜有差從進自此喪氣嬰城自固王師為連城重塹以守之月餘王師攻城城上矢下如雨王師被傷者衆是日金海為飛矢集身扶傷歸營明日從進用計汙金海欲使朝廷疑之以金瓶貯酒金合盛藥以索懸之城上呼郭金海金海知之力疾扶創而往城上勞金海曰大王知你中箭創甚賜爾金瓶金合酒與風藥金海自不知書惟利是貪取瓶與合歸營且不聞于亢戎亢戎等疑之乃馳驛奏晉祖以花山之功不加罪城下就除金州團練併其兵于他部金海之任居常悒悒不樂至于捐館

劉處讓字德謙滄州人也祖信累贈太子少保父瑜累贈太子少師梁貞明初張萬進師兖州處讓事之為親

校萬進據城叛梁遣大將劉鄩討之時唐莊宗屯軍于麻口渡萬進密遣處讓乞師于莊宗莊宗未即應之乃于軍門截耳曰主帥急難使我告援茍不得請死亦何避莊宗義之將舉兵渡河俄聞城陷乃止因以墨制授處讓行臺左驍衛將軍俄改客省副使梁平加檢校兵部尚書累將命稱旨天成初轉檢校尚書右僕射依前充職歲餘遷引進使長興三年轉檢校司空左威衛大將軍其職如故四年西川孟知祥跋扈不通朝貢朝廷

方議懷柔乃遣處讓為官告國信使復命轉檢校司徒應順初授忻州刺史檢校太保充西北面都計度使備北寇也清泰二年入為左驍衛大將軍三年夏魏博屯將張令昭逐其帥以城叛朝廷命范延光領兵討之以處讓為河北都轉運使及高祖舉義于太原處讓從至洛陽乃授宣徽北院使天福二年轉左監門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范延光之據鄴也高祖命宣武軍節度使楊光遠領兵討之時處讓奉詔與光遠同參議軍政

會張從賓作亂于河陽處讓自黎陽分兵討襲從賓平復與楊光遠同攻鄴城四年冬范延光將謀納欵尚或遲留處讓首入其城以禍福諭之延光乃降以功加檢校太傅先是桑維翰李崧兼充樞密使處讓以莊宗已來樞密使罕有宰臣兼者因盟心以覬其位及楊光遠討伐鄴城軍機大事高祖每命處讓宣達時光遠恃軍權多有越體論奏高祖依違而已光遠慊之頻與處讓宴語及之處讓訴曰非聖旨也皆出維翰等意及楊光

遠入朝遂于高祖前面言執政之失高祖知其故不得
已乃罷維翰等以處讓爲樞密使時處讓每有敷奏高
祖多不稱旨會處讓丁繼母憂高祖因議罷樞密使其
本院庶事並委宰臣分判處讓居喪期年起復授彰德
軍節度使澶衛等州觀察處置等事處讓勤于公務政
孜求理驛吏民不至苛察人甚便之高祖幸鄴都處讓
竭家財貢奉至于薪炭膏沐之細悉供億焉六年除右
金吾衛上將軍處讓自以嘗經重任又歷方鎮謂其入

朝必當要職一旦除授金吾有所不足少帝即位之初

處讓與宰臣言有協翼之論覃恩之際又未擢用一日

至中書宰臣馮道趙瑩李崧和凝在列處讓因酒酣歴

詆諸相道笑而不荅月餘稱病八年從駕歸汴寄居于

封禪寺遇疾而卒年六十三贈太尉再贈太師子保勲

仕皇朝位至省郎

李瓊字隱光滄州饒安人也少籍本軍為騎士莊宗平

河朔隸明宗麾下漸升為小校同光二年明宗受詔以

本部兵送糧入薊門時高祖從行至涿州與敵相遇高祖陷于圍中瓊顧諸軍已退密牽高祖鐵衣指東而遁至劉李河為敵所襲瓊浮水先至南岸高祖至河中馬倒順流而下瓊以所執長茅授高祖出之又以所跨馬奉高祖瓊徒步護之奔十餘里乃入涿州高祖薦于明宗明宗賞之尋起授軍職同光末明宗封趙在禮于鄴鄴軍既變明宗退至魏縣遣高祖以騎士三百疾趨汴州時莊宗遣騎將西方鄴守其城高祖憂之使瓊以勁

兵突封丘門而入高祖踵之鄴尋歸命浚郊遂定及高
祖領陝州奏補雲騎指揮使俄改侍衛牙隊指揮使長
興中從高祖討東川至劔州使瓊以部下兵破賊軍數
千身中重創軍還改龍武指揮使清泰中屯雲州累擒
獲契丹人馬以功改右捧聖軍指揮使唐末帝以瓊元
事高祖乃自寨下移授單州馬步軍副指揮使高祖即
位補護聖都指揮使又念疇昔鞍馬導護之力前後所
賜金帛甚厚但未升爵位瓊以鬱鬱然久之領横州刺

火五年出典申州徼有政聲少帝嗣位入為殿前散員都指揮使遥領雷州俄遷棣州刺史遇楊光遠以青州叛自統本部兵攻其城且以書誘瓊瓊因非之以書上進朝廷嘉之開運二年改洺州團練使累官至加檢校司空三年授護聖右廂都指揮使領岳州團練使時洺州吏民列狀保留朝廷不允及杜重威降敵改授瓊威州刺史行及鄭州遇羣盜攻郡與方太禦賊中流矢而卒年六十五

高漢筠字時英齊州歷山人也曾祖諂嘗為是邑令故家焉漢筠少好書傳嘗詣長白山講肄會唐末齊魯交兵梁氏方霸乃擲筆謁焉尋納于軍門未幾出為衛州牙校唐天祐中莊宗入衛分兵諭其屬郡時漢筠以利病說衛之牧守俾送欵于莊宗以漢筠為功尋移洺州都校其後改常山為北京以漢筠為皇城使加檢校兵部尚書左驍衛將軍同正明宗即位除成德軍節度副使俄以荆門用軍促詔漢筠移倅襄州權知軍州事長

興中歷曹亳二州刺史秩滿加檢校司徒行左金吾衛大將軍清泰末高祖建義于河東唐末帝遣晉昌節度使張敬達率師圍太原委漢筠巡撫其郡及敬達遇害節度副使田承肇率部兵攻漢筠于府署漢筠乃啟關延承肇謂曰僕與子俱承朝寄而相迫何甚承肇曰我欲扶公為節度使漢筠曰老夫耄矣不敢首為亂階死生繫子籌之承肇目左右令前諸軍投刄于地曰高金吾累朝宿德不可枉殺承肇以衆意難拒遂謝云與公

戲耳漢筠促騎以還高祖入洛飛詔徵之遇諸途乃入覲尋遷左驍衛大將軍内客省使天福三年正月遘疾終東京之私第時年六十六漢筠性寛厚儀容偉如也雖歷戎職未嘗有非法之言出于口吻多慕士大夫所為復以清白自負在襄陽有孽吏常課外獻白金二十鎰漢筠曰非多納𪏭𪏭則刻削闤闠吾有正俸此何用焉因戒其主者不復然其白金皆以狀上進有詔嘉之及蒞濟陰部民安之四邑飯僧凡有萬八千人在亳州

三年歲以巳俸百千代納逋租斯亦近代之良二千石也長子貞文仕皇朝為開封少尹卒

孫彥韓字德光汴州浚儀人也少以勇力應募從軍梁祖之兼領四鎮擢彥韜于行間歴諸軍偏校及唐莊宗與梁軍對壘于河上彥韜知梁運將季乃間行渡河北歸莊宗莊宗嘉而納之授親從右廂指揮使及莊宗平梁出為晉州長步都校加檢校兵部尚書天成初遷綿州刺史檢校尚書左僕射至郡踰年以考課見稱就加

檢校司空長興清泰中歷密沂濮三州刺史累官至檢校太保賜竭忠建策興復功臣高祖即位復授密州刺史尋卒于任年六十四彥韜出于軍旅植性和厚理綿州日甚著綏懷之譽故有賞典旌焉在濮陽屬清泰末羣寇入郡郡人大擾彥韜率帳下百人一呼破之人皆感之但不能守廉養正以終令譽長興中罷密州赴闕苞苴甚厚起甲第于洛陽踰月而成華堂廣廡亞王公之家見者嗤之故淹翔五郡位不及康察抑有由也

王傳拯吳江人也父綰偽虔州節度使傳拯初事楊溥為黑雲右廂都指揮使領本軍戍海州唐長興元年傳拯殺海州刺史陳宣焚州城以所部兵五千人來歸明宗喜而納之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曹州刺史尋移濮州清太中遷貝州防禦使秩滿有代會范延光叛以兵要傳拯入魏城疑而不用延光降高祖授傳拯諸衛將軍出為寧州刺史境接蕃部以前獘政滋章民甚苦之傳拯自下車除去獘政數十件百姓便之不數月

移刺虢州離寧州日衙門聚數千人拆橋遮道以留之及赴虢治理清靜蒸民愛戴如寧州焉開運中歷武州刺史受代歸洛遇疾卒傳拯家本多財尤好賓客及歷數郡不事生産將即世甚貧賣物論惜之

祕瓊鎮州平山人也父遇以善射歷本軍偏校累官至慶州刺史瓊亦有勇清泰中董温琪為鎮州節度使擢瓊為衙内指揮倚以腹心及温琪陷蕃瓊乃害温琪之家瘞其屍都以一坎瘞之温琪在任貪暴積鏹巨萬瓊

悉輦之以藏其家遂自稱留後高祖即位遣安重榮代之授瓊齊州防禦使時重榮與蕃帥趙思溫同行部曲甚重瓊不敢拒命尋槖其竒貨由鄴中以赴任先是鄴帥范延光將謀叛遣牙將范鄴持書搆瓊瓊領書不答使者還具達其事延光深怨之及聞瓊過其境密使精騎殺瓊于夏津以滅其口一行金寶侍伎皆為延光所有由是延光異志益露焉

李彥珣邢州人也少為郡之牙吏唐天祐中明宗鎮其

地彥昫素無檢節因洽于左右明宗即位以為道事舍人嘗遣使東川行至其境其僕從為董璋所收彥珣竄還以失敬故也朝廷攻璋詔授行營步軍都監彥珣素不孝于父母在鄉絶其供饋同列惡其鄙惡旋出為外任清泰中遷河陽行軍司馬遇張從賓為亂因朋助之從賓敗奔于魏州范延光既叛署為步軍都監委以守陴招討使楊光遠以彥珣見用欲撓延光而誘彥珣乃遣人就邢臺訪得其母令于城下以招之彥珣識其母

發矢以斃之見者傷之及隨延光出降授坊州刺史近臣以彥珣之惡逆奏於高祖高祖曰赦命已行不可改也遂令赴郡後不知其所終焉歐陽史云彥珣後以坐贓殊

史臣曰昔從簡從莊宗戰于河上可謂勇矣及其為末帝守于孟津豈得為忠乎忠既無聞勇何足貴潘環方太雖咸負雄幹而俱殁亂世葢方畧不足以衛其身故也何建舉秦隴之封附巴邛之俗守方之寄其若是乎其餘皆僭珪析爵之流也亦可以垂名于是矣秘瓊既

覆董氏之族旋為鄴帥所屠何報應之速也唯彦珣忍射其親殆非人類晉祖宥之不戮蓋失刑之甚也

舊五代史卷九十四

舊五代史卷九十四攷證

晉列傳九萇從簡傳贈太傅　案歐陽史作贈太師方太傅及劉晞南走許州　劉晞通鑑攷異作劉禧

何建傳　何建九國志作何重建

張廷藴傳會潞州李繼儔故將楊立嬰城叛詔遣明宗爲招討使元行欽爲都部署廷藴爲前鋒　案歐陽史云李繼韜叛于潞州莊宗遣明宗爲招討使元行欽爲都署廷藴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將兵爲前鋒吳

縝纂誤居梁本紀及元行欽李繼韜傳云並無明宗元行欽張廷蘊攻潞州之事今考是書本言廷蘊平潞州楊立之叛歐陽史以為平李繼韜殊誤通鑑從是書

舊五代史卷九十四考證

舊五代史卷九十五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二十一

列傳十

皇甫遇常山人也父武流寓太原甞為遮虜軍使遇少好勇及壯虬髯善騎射唐明宗在藩時隸于麾下累從戰有功明宗即位遷龍武指揮使遥領嚴州刺史後出

討東川為行營左軍都指揮使應順清泰中累歷團練防禦使尋遷鄧州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斂為務其幕客多私去以避其累高祖入洛移領中山俄聞與鎮州安重榮為婚家乃移鎮上黨又改平陽咸以憸人執事政事隳紊及鎮河陽部內創別業開畎水泉以通溉灌所經墳墓悉毀之部民以朝廷方姑息郡帥莫之敢訴少帝即位罷歸闕下二年契丹南寇從至澶州戰于鄆州北津契丹衆大敗溺死者數千人以功拜滑州節度

使三年契丹率衆屯邯鄲遇與安審琦慕容彥超等禦之遇將渡漳河契丹前鋒大至遇引退轉鬬二十里至鄴南榆林遇謂審琦等曰彼衆我寡走無生路不如血戰遂自辰及未戰百餘合所傷甚衆遇所乘馬中鏑而斃遇有紀綱杜知敏以馬授遇遇得馬復戰久之稍解杜知敏已為所獲遇謂彥超曰知敏蒼黄之中以馬授我義也安可使陷于賊中遂與彥超躍馬取知敏而還敵騎壯之俄而生軍復合遇不能解時審琦已至安陽

河謂首將張從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為敵騎所圍若不急救則成擒矣從恩曰敵甚盛無以枝梧將軍獨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命也設若不濟則與之俱死假令失此二將將何面目以見天子遂率鐵騎北渡赴之契丹見塵起謂救軍併至乃引去遇與彦超中數創得還時諸軍嘆曰此三人皆猛將也遇累官至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年契丹復至從杜重威營滹水重威送欵于契丹遇不預其議及降心不平之時戎王欲遣

遇先入汴遇辭之因私謂人曰我身荷國恩位兼將相既不能死于軍陣何顏以見舊主更受命圖之所不忍也明日行及趙郡泊其縣舍顧從者曰我已信宿不食疾甚矣主辱臣死無復南行因絶吭而殞遠近聞而義之漢高祖登極詔贈中書令周廣順三年正月遇妻宋國夫人霍氏上言請度為尼周太祖許之仍賜紫衣號貞範大師法名惠圓又賜夏臘十

王清字去瑕洺州曲周人也父度世為農清少以勇力

端厚稱于鄉里後唐明宗領行臺置步直軍清預其募漸升為小校同光初從戰于河上有功賜忠烈功臣明宗即位自天成至清泰末歷嚴衛寧衛指揮使加檢校右散騎常侍天福元年高祖建義入洛加檢校刑部尚書改賜匡蹕忠孝功臣三年從楊光遠平范延光于鄴改奉國軍都虞侯六年襄州安從進叛從高行周討之踰年不下一日清請先登諸軍繼其後會有内應者遂拔其城清以中重創有詔褒慰七年改賜推忠保運功

臣加金紫光祿大夫領溪州刺史八年詔遣以所部兵
屯于鄴九年春契丹南牧圍其城淸與張從恩守之少
帝飛蠟詔勉諭錫之第宅契丹退以干城功繼遷軍額
開運二年春三月從杜重威北征解陽城之圍加檢校
司徒是歲秋七月詔遣與皇甫遇援糧入易州十一月
從杜重威收瀛州聞契丹大至重威率諸軍沿滹水而
西將保常山及至中渡橋契丹已屯于北岸自其月二
十七日至十二月五日軍不能解時戎王至留騎之精

者以禦我分其弱者自故靈都城縁其山足渉滹沱之淺處引衆而南至趙郡凡百餘里斷我飛輓且扼歸路清知勢蹙謂重威曰軍去常山五百里守株于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兵二千為前鋒奪橋開路公可率諸軍繼之期入常山必濟矣重威可之遣宋彦筠俱行清一擊獲其橋契丹為之小卻重威猶豫不進密已貳于國矣彦筠退走清列陣北岸嚴戒部曲日暮酣戰不息契丹以生軍繼至我軍無寸刃以益之清與其下

歿焉時年五十三通鑑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衆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士衆盡死由是諸軍皆奪氣契丹尋于所戰之地築一京觀及漢高祖即位使人平之贈清太傅是歲清子守鈞于本邑義化別業招魂以葬之也

梁漢璋字國寶應州人也少以勇力事唐明宗歷突騎奉德指揮使高祖即位之二年遥領欽州刺史三年加檢校司空改護聖都指揮使七年遷檢校司徒遥領閬

州團練使八年授陳州防禦使從少帝澶州還改檢校太保鄭州防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旋除永清軍兵馬留後俄正授節制是歲詔領千騎戍冀州尋以杜重威北討詔以漢璋充北面馬軍都排陣使遣汝滄口關與契丹騎五千相遇于浮陽之北界苦戰竟日以衆寡不侔為流矢所中歿于陣即是歲十一月也時年四十九漢璋熟于戎馬累有軍功及為藩郡所至好聚斂無善政可紀及鎮甘陵甚有平契丹之志但以所領偏

師驟逢勍敵故有是䶄焉是月其子海榮進漢璋所乘鞍馬及器仗帝傷之乃贈太尉漢璋有弟漢瑭亦以善用槊有名于時天成中為魏府劾節軍使攻定州王都漢瑭督所部一軍首入其城獲王都及蕃將托輝名馬數駟時范延光鎮常山欲其駿者漢瑭不諾後漢瑭屯兵趙郡因事奏而殺之時人寃之

白奉進字德昇雲州清塞軍人也父曰達子世居朔野以弋獵為事奉進少善騎射後唐武皇鎮太原奉進謁

于軍門以求自効武皇納于麾下莊宗之破夾寨也奉進挺身首犯賊鋒莊宗覩而壯之後從戰山東河上繼以功遷龍武指揮使同光中魏王繼岌伐蜀擢為親軍指揮使天成長興中統上軍加檢校右散騎常侍應順中轉捧聖右廂都指揮使檢校刑部尚書賜忠順保義功臣遥領封州刺史清泰中加檢校右僕射唐州刺史治郡踰年甚有政績高祖即位徵赴闕超加檢校司徒充護聖左廂都指揮使遥領歙州刺史始奉進有女嫁

于皇子重信故高祖尤所倚愛二年改護聖左右廂都指揮使是歲車駕幸夷門五月領昭信軍節度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六月范延光據鄴為亂詔遣率騎軍三千北屯滑臺時符彥饒為滑州節度使一夕有軍士夜掠居人奉進捕之凡獲五盜三在奉進本軍二在彥饒麾下尋命俱斬之彥饒怒其不先告深銜之明日奉進左右勸奉進面謝奉進然之以從騎數人候彥饒于牙城旣入且述其過彥饒曰軍中法令各有部分何得將

滑州兵士一例處斬殊無主客之義乎奉進曰軍士抵法寧有彼我今僕以咎自陳而公怒不息莫是與范延光同反耶因拂衣而起彥饒不留其帳下介士大譟擒奉進殺之是日步軍都校馬萬次校盧順密聞奉進遇害率其步衆攻滑之子城執彥饒送于京師戮于班荆館北高祖以奉進倉卒遇禍歎惜久之詔贈太傅

盧順密汶陽人也初事梁將戴思遠為步校思遠為鄆州節度使領部兵屯德勝渡留順密守其城順密覩北

軍日盛遂遁歸莊宗且言鄆城方虚可以襲而取之莊宗信之尋遣明宗率衆趨鄆果拔之由順密之始謀也莊宗尋以順密列于帳下累遷為軍校明宗即位歷數郡刺史順密性篤厚臨諸軍撫百姓皆有仁愛之譽及高祖車駕幸夷門范延光據鄴城叛高祖命諸將相次領軍討之順密亦預其行時騎將白奉進屯于滑州尋為滑帥符彦饒所殺軍衆大亂爭荷戈拔刃噉譟于外時馬萬為步軍都校不為遏之通鑑云馬萬惶惑不知所為率步兵欲從亂

順密未明其心乃率部曲數百趨謂諸軍及萬曰滑臺去行闕二百里我等家屬在闕下爾輩如此不思血族乎奉進見殺過在彥饒擒送天子必立大功順我者賞之不順我者殺之萬曰善諸軍遂不敢動通鑑云萬所部兵尚有呼躍者順密殺數人衆莫敢動乃引軍北攻牙城執彥饒于樓上使裨將方太押送赴闕滑城遂定朝廷即以馬萬為滑州節度使時飛奏皆以萬為首故也後數日高祖知功由順密尋以順密為涇州留後至鎮未幾而卒高祖甚悼之

贈驍衛上將軍

周瓌晉陽人也少端厚善書計自高祖時歷鎮藩翰用為腹心累職至牙門都校凡帑廩出納咸以委瓌經十餘年未嘗以微累見誤高祖甚重之及即位命權判三司事未幾辭曰臣才輕任重恐終不濟苟以避事冒寵獲罪顧陛下哀其疲駑優以散秩臣之幸也高祖可之尋命權總河陽三城事數月改授安州節度使臨民有惠御軍甚嚴一境安之先是威和指揮使王暉領部下

兵屯于安陸瓌至鎮待之甚厚俄聞范延光叛于魏博張延賓寇于汜水暉以瓌高祖之元臣也幸國朝方危遂害瓌于理所自總州事以為延光勝則附之敗則渡江而遁斯其計也既而襄陽安從進遣行軍司馬張朏會復州兵于要路以徼之李金全承詔繼至暉遂掠城中財帛士女欲奔江南尋為其下所殺金全至盡誅其黨高祖聞瓌遇害歎息久之詔贈太傅

沈贇字安時徐州下邳人少有膽氣初事梁太祖為小

校天祐三年補同州左崇勇馬軍指揮使入典衛兵歷龍驤拱宸都指揮使累有戰功及莊宗平梁隨段凝等降不改其職同光三年從魏王繼岌平蜀屬康延孝叛魏王署贇為一行馬步都虞候領兵從任圜襲擊延孝于漢州擒之以獻未及策勲會明宗登極天成初授檢校司空虢州刺史其後歷壁隨石衛威行忻趙八州刺史累官至檢校太保賜輸忠宣力功臣開運元年為祁州刺史其年冬契丹入寇自恒州迴以羸兵驅牛羊過

其城下贇乃出州兵以擊之契丹以精騎劉其門激之州兵陷賊趙延壽知其無備與蕃賊急攻之仍呼謂贇曰沈使君我故人也擇禍莫若輕早以城降無自辱也贇登城呼曰侍中父子誤計陷于契丹忍以氊幕之衆殘害父母之邦不自羞愧反有德色沈贇寧為國家死必不效汝所為也翼日城陷贇自剄而卒家屬為賊所擄

吳巒字寶川汶陽盧縣人也少好學以經業從鄉試下

第唐長興初為沙彥珣從事累遷大同軍節度判官高
祖建號契丹之援太原也彥珣據雲中二三顧望及契
丹還塞彥珣出城迎謁尋為所擄時鑾在城中謂其衆
曰豈有禮義之人而臣于異姓乎即與雲州將吏闔門
拒守契丹大怒攻之半歲不能下高祖致書于契丹乃
解圍而去召鑾歸闕授徐州節度使再遷右諫議大夫
為復州防禦使數年罷歸初國家以甘陵水陸要衝之
地慮契丹南侵乃飛輓芻粟以實其郡為大軍纍年之

備王令溫之爲帥也有軍校邵珂者性兇率悖慢令溫因事使人代之不復齒用閑居城中其子殺人以重賂償之其事方解尋爲州吏所恐又悉財以彌其口自是尤蓄怨恨因使無賴者亡入契丹言州有積粟內無勁兵圍而攻之克之必矣及令溫入朝執政者以巒雲中之難有善守之功遂令乘軺而往權知貝州軍州事旣至會大寒軍士無衣者悉衣之平生廉儉囊無資用以至壞帳幕以賙之其推心撫士如此邵珂一見因求自

効郎聽而任之巒素為書生旁無爪牙珂慷慨自陳願
効死左右巒遣督義兵守城之南門天福九年正月契
丹大至其一日大譟環其城明日陳攻具于四墉三日
契丹主躬率步奚及渤海夷等四面進攻巒衆投薪于
夾城中繼以炬火敵之梯衝焚爇殆盡是日敵復合圍
郡中丁壯皆登城守陴俄而珂自南門引敵騎同入巒
守東門未知其事左右告曰郘珂背矣巒顧城中已亂
郎馳馬還公館投井而死契丹遂屠其城朝野士庶聞

者咸歎惜之

翟璋未詳何許人也好勇多力時目為大蟲郎癡虎之稱也後唐天福初自鄴都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平州刺史尋改復州防禦使三年三月還新州威塞軍兩使留後四年五月正授旄節長興元年二月加檢校太保入為右領軍衛上將軍轉左羽林統軍清泰中復領新州高祖建義割新州屬契丹時契丹大軍歸國遣璋于管內配率犒宴之資須及十萬緡山後地貧民不堪命始

戎王以軟語撫璋璋謂必得南歸及委璋平叛奚圍雲州皆有功故留之不遣璋鬱鬱不得志遇疾不治卒

程福贇未詳何許人也性沉厚有勇力累為軍校天福七年冬杜重威討鎮州與安重榮大戰于宋城以功遷洺州團練使檢校太保未幾入為奉國左廂都指揮使九年春少帝將幸澶淵福贇部下有軍士文榮等八人潛謀作亂于本營縱火福贇尋領心腹之士撲滅之福贇亦有所傷福贇性本純厚又以車駕順動秘而不奏

同列李殷居福贇下無名欲危福贇以自升遂密陳其事云福贇若不為亂何得無言少帝至封丘岀福贇為商州刺史尋下獄鞫之福贇終不自明以至見殺人甚冤之

郭璘邢州人也初事後唐明宗漸升為軍校天福中為奉國指揮使歷數郡刺史開運中移領易州契丹攻其郡璘率厲士衆同其甘苦敵不能克復以州兵擊賊數獲其利朝廷嘉之就加檢校太保契丹主嘗謂左右曰

吾不畏一天下乃爲此人所抑挫重威降契丹使通事
耿崇美誘其民衆璘不能制城旣降璘爲崇美所害漢
高祖卽位詔贈太傅
史臣曰觀前代人臣之事跡多矣若乃世道方泰則席
寵恃禄者實繁世運旣屯則效死輸忠者無幾如皇甫
遇憤激而殁王清以血戰而亡近世以來幾人而已其
或臨難捐軀或守方遇害比夫惑妖豔以喪其命因醇
醪以亡其身者蓋相去之遠矣唯順密過滑之肇亂以

救晉室之臨危亦可謂之忠矣

舊五代史卷九十五

舊五代史卷九十五攷證

晉列傳十皇甫遇傳常山人也　案歐陽史作常山真定人

假令失此二將將何面目以見天子　案通鑑作坐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胡三省注云皇甫遇未必加官至太師也而安審琦以太師稱之葢五季之亂官賞無章當時相稱稱謂不論其品秩就人臣極品而稱之据是書遇累官至檢校太師審琦葢稱其

檢校之官也胡注似未詳考

梁漢璋傳與契丹騎五千相遇于浮陽之北界苦戰竟日以衆寡不侔為流矢所中歿陣　案遼史高模翰傳云晉以魏府節度使杜重威領兵三十萬來拒模翰以麾下三百人逆戰殺其先鋒梁漢璋餘兵敗走與是書異考通鑑云杜威等至瀛州聞契丹將高模翰先已引兵潛出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遇契丹于南陽務敗死蓋漢璋以二千騎當敵騎五千衆

寡不侔以致敗績遼史恐不足據

周瓌傳暉遂掠城中財帛士女欲奔江南尋為其下所殺　案歐陽史作王暉南走為從進兵所殺與是書異通鑑作暉時奔吳部將胡進殺之與是書同

沈贇傳契丹以精騎剗其門邀之州兵陷賊　案歐陽史作斌兵多死通鑑作契丹以精騎奪其城門州兵不得還

吳巒傳即與雲州將吏闔門拒守契丹大怒攻之半歲

不能下高祖致書于契丹乃解圍而去　案遼史太宗紀云唐大同軍節度判官吴巒嬰城拒命遣崔廷勲圍其城庚申上親征至城下諭之巒降與是書異通鑑從是書

舊五代史卷九十五考證